讀通鑑論

讀通鑑論卷八

衡陽王夫之譔

後漢順帝

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無臣誠有不世出之君矣豈患無臣哉所謂有君者君在中材以下可與爲善而爲讒之臣無能成其美而遂其惡也則順帝是已帝之廢居西鐘下也順以全生尊孫不忌非不智也安帝崩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非不仁也孫程等拯之危亡之中而登天位一上殿爭功而免官就封不使終持國政非不斷也諒虞詡之諫遂張防聽李固之言出阿母任左雄之策清吏治

非不明也樊英黃瓊郎顗公車接軫納翟酺之說廣拓學宮非不知務也使得丙吉之量宋璟張九齡之節韓琦之忠姚崇杜黃裳之才清本源振綱紀以納之於高明宏遠之途漢其復振矣乎而桓焉朱寵朱倀之流皆衰病瓦全無生人之氣塗飾小康自寡其過不能取百年治亂之大端謹持其幾而左雄虞詡因事納忠之小器遂爲當時之傑區區一麗參爲時望所歸乃悍妻殺子於室而不能禁本已先缺而求物之正必不能者盈庭物望遽爾歸之則其時在位之人才槩可知已帝德不終而漢衰不復良有以也夫豈天於季漢之世吝於生才哉才焉而不適於用

用焉而不盡其才者多矣而其故有二擯之激之成於女謁宦豎僉人之持權者則一也女謁宦豎僉人互相起伏此敗彼興而要不出於其局其擯焉而不克振者仰雖憂國俯抑恤己淸謹自持苟祈免於淸議天下方倚之爲重而不知其不足有爲也則桓焉朱俍之流是已（近世葉福淸賀江夏以之）其激焉而爲已甚者又有二焉一則憤嫉積於中而抑采艸野怨誹之聲以求快於愚賤事本易而難之禍未至大而張之有鬪則起有言必諍援中主以沽直之譏而小人反挾大體以相難則李固陳球之徒是也（近世諫臣大抵如是）一則傷痌瘝之未消恥新猷之未展謂中主必不可與有爲

季世必不可以復挽傲岸物表濤孤自奬而坐失可爲之機則黃憲徐穉陳寔袁閎之徒是也唐宋以下無其人矣激而爭者詳於小而略於大怒湍之水不可以行巨舟激而去者決於棄世而忍於憂天環堵之光不可以照廣野嗚呼若是者皆非不可康濟之才而不終其用繇來久矣豈一旦一夕之故哉故雖有可與爲善之君而終無與宏奬而利成之也悲夫大權移於女謁宦豎僉人則主雖明臣雖直相摧相激以貽宗社生民之禍不可謂無君抑不可謂無臣而終不可謂有臣也此今古敗亡之所以不救也

言有似是而實非者馬融之對策是已行其說不足以救

興而導其說則足以攄人心毀仁義而壞風俗融憂民之不足而言曰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漢之季世閹后尸政寺人阿母竊奢極侈以鬻獄國私人黨吏橫行郡國以吮民民之貧也豈婚葬之靡之哉融避不言而嫁其罪於小民區區求殄滅之孝慈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其他日附權門而獻頌攤絳帳而縱慾皆此念爲之也婚葬者人事始終之大故記言曰先王重用民財而重用之於禮其以獎仁厚崇廉恥之精意豈褊大陋人之所知哉昔者廢之且亡也昏姻之禮廢淫僻之行遝茅求死麕可以誘女而文王憂之關雎之詩曰琴瑟

友之鐘鼓樂之盛禮樂以宜淑女也肅雝之車襛如桃李豈不節而樂以淫乎崇闕門之廉隅防野合之濫觴故雖摽梅盈筐而不憂其失時以失時者無損於歸妹之愆期而懲刲羊無血承筐無實之無攸利也若夫喪祭則豈君之忍禁其民民之忍背死以求財之足者乎家貧而厚葬非禮也喩賢者以俯就使無以不備物爲哀而傷其生也士之祿入亦薄矣而士喪禮之所記衣衾紟絞翣茵抗席殷奠三虞之盛不以貧而殺焉唯夫嬴政之後窮天下以役驪山故漢文裁之以儉以紓生人之急然天子之儉也自不至於士親屬而傷人子之心若士民則固弗禁也墨

氏無父而桐棺之制戕仁寡恩以賊民於利孟子斥之為禽獸矣罔極之恩終天之一日此而不用吾情何所用吾情者融不生於空桑而欲被鋼人子之惻隱吝餘財以嗇妻子融也其能免於梟獍之誅乎嗚呼此說行而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其伊於胡底也昏及時而爽禮則贅壻不知恥而年未及期者且配非其類以啓淫亂葬欲速而趨例則旦在堂而夕在野委骼荒崖而野火狐狸灼齧其未冷之骨其極也競相索而為色以自肥惑術士之言而焚劄枯骸以邀富貴利心一逞何有終極不知先王斟酌質文而輕財賄以全天性之至教為不可及也融也固名教之

罪魁無足數於人類者也其何誅焉
善用天下者恆畜有餘以待天下而國有餘威民有餘情府有餘財兵有餘力叛者有餘畏順者有餘安不善用之小釁而大震之以天下之力爭一隅之勝負雖其勝也以天下而僅勝一隅非武也疲天下而搖之民怨其上非情也民狎於兵而玩兵非所以安之也區隣之亂九眞交阯之小釁而在廷者欲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討廷無人矣微李固之深識任祝良張喬以單車而收萬里之功漢其危哉唯遣吏循撫而不加之兵將使九眞交阯之人曰吾之於中國猶蟣蝨之噬也滑我於不足較而姑使賢二千

不以綏我也不軌不順而僅與二單車之使抗言其如中國何哉將使中國之人坦然亡疑而私相語曰九眞交阯內蘊癰之潰也一使者單車折之而已款服矣天下固自定也無有能搖之者也使桀驁思逞之人無所施其技擊之勇無所施其機變之巧知弄兵而矜智勇曾不如單車一使之從容而折萬里之衝也將使單車一使之威伸於萬里則浸假大臣彌謀於廷大將奮揚於外抑不知其蕩滌之功何若而天子之德威赫赫如是則卽有權姦亦無故生其心以嘗試故九眞交阯戢耳以聽命而天下晏然嗚呼梟雄之初起未必卽敢小覷天下而睥睨之也彌天

下之力與爭勝敗於一旦而梟雄之膽乃張中國之情日蹙天寶之亂始於雲南之喪師宋盡心力於西夏而女眞洲其萃弱一良吏制之有餘者合天下震驚以不足以瓦注者以金注未有不自亂者也播州之巢穴初空奢藺之連兵遽起朝鮮之救兵甫旋遼瀋之嚴關早失廷無人而貪功者撓之無餘威無餘祚矣悲哉

粱商之敘匈奴曰良騎夜合交鋒決勝夷狄所長中國所短乘城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長夷狄之短馬續從其敎合而右賢王力屈而降此萬世之訏謨也佛貍之彊而不能拔盱眙完顏亮之衆而不能渡采石其衰可待躁者不

能待而自敗耳故楊□王□□之罪死不償責也若夫漸除之於歷極將衰之際則又有異焉守位者人也聚人者財也金粟足以相贍而後守可以繼彼雖衰而猶承極盛之餘則彼且倚金粟之餘以困我與之相守而固不敵則潰敗也必矣主者利於守客者利於攻主客無定在因其時而遷負蕩乎天下之大略者倘其審此哉

張綱單騎詣賊壘諭張嬰而降之言弭盜者侈爲美談楊鶴陳奇瑜熊文燦遂慕其風而禍及宗社嗚呼孰知綱之爲此爲冀驪之死地迫於弗獲已而姑以謝一時之責者乎綱卒未幾而嬰復據郡以反滕撫斬之而後絕綱何

嘗能弭東南之盜哉且嬰降而馬勉華孟相繼以蠭起滕撫追勅淨盡而江湖始[illegible]則撫盜之爲盜囮審矣胥吾民也小不忍於守令之不若稱兵以抗君父又從而撫之勝則自帝自王而唯其意敗則卑詞薦賄而且冒爵賞之加一勝一敗皆有餘地以自居而不失其尊富桀猾者何所忌而不盜也南宋之諺曰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且逆計他日之官爵而冒以逞勸之盜而孰能弗盜邪夫失業之民隨桀猾所誘脅盡俘殺之也誠有所不忍殲其渠魁而籍其黨與以爲邊關之戍卒則矜全其死命已不傷吾仁矣而使仍居其故地則豈徒渠帥哉失業之民一染指

於潢池而鄉黨不能用慮不保欲使之負耒而爲戢順之民亦終不可得是謂以撫求其永殺哉改紀暴政愼擇良吏而飭之以寬恤以安未亂之民而已亂者非可旦夕使順也弭盜者愼勿輕言撫哉均之撫也祝良張喬用之交阯而定張綱用之廣陵而盜益猖其術同而效異者則又有說蠻夷之寇邊鄙進爲寇而退自有其田廬之可居姻亞鄉閭之可與處則斂戢以退而固不失其所撫之斯順民生中土爲編氓一行爲盜反而無以自資使游泳於非逆非順之交翺翔而終思矯翮抑且弭之豢之寵而榮之望其悔過自懲而不萌異志豈能得哉張綱者以綏梁冀

一時之禍而不暇爲國謀也何足效哉

桓帝

順帝崩沖帝殤質帝弑李固兩欲立清河王蒜而不克終與蒜而供懿夫固而安能必立蒜也伊尹周公相湯武以取天下位極尊任極重而所戴以立者太甲成王皆適家定立而無容異議者是以不順之徒毀室之蠹撓之而不敢若非此而俾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則此一人者伊尹周公所不敢任而李固安能必也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以爲擇賢而戴之忠者曰吾所擇者賢也姦者亦曰吾所擇者賢也賢無定名隨毀譽而移焉忠姦亦所

屈權之輕重爲激者而姦者常勝固之言曰以天下與人
易爲天下得人難唯天子有天下可以與人而後人唯其
所擇而授之以天下身爲人臣而可云爲天下得人乎固
之言不順矣漢之亡也母后外戚宦竪操立主之權以持
國柄而亂之其所立者感立已者之德而捐社稷以徇之
夫其漸積使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諸呂誅惠帝子廢舍
齊王而迎立代王者周勃也昭帝無後昌邑廢迎立宣帝
於民閒者霍光也夫二子所擇者賢而二子無姦心則得
矣然此豈可以爲後世法哉且勃立文帝而帝目送之曰
歎歎非少主臣光立宣帝而驂乘之日帝若芒刺則二子

危而漢以安非然者跋扈之言出諸口而鴆毒已入其咽故爲人臣而以爲天下得人爲己任雖伊尹周公弗敢任焉而況李固乎自禹以後傳子之法定無子而以次相繼爲母后者不敢擇也爲大臣者不敢擇也庶支無覬覦之心外戚奄人無扳援之望則雖得之不令而亦唯天所授非臣子所敢以意爲從違故劉子業之凶淫而沈慶之有死而不敢廢忠者無所容其忠姦者無所容其姦然後權臣不能操天位之取舍以與人主市宋仁宗之立英宗高宗之立孝宗人主自擇之此則可謂爲天下得人爾先君無前定之命嗣子無豫建之資則如楊廷和之迎興邸順

次而無敢擇焉可也廷和行其所無事而世宗日以門生天子待朕亦怏怏芒刺之謂矣然廷和危而天下安固欲爲天下得人而有擇焉惡足以敵梁冀之結奄人挾母后以傾其邪心哉漢法不善而固無能自審於人臣之義固爭愈力則桓帝之感冀愈深而冀之惡愈稔卒與蒜而俱斃也哀哉

讀崔寔之政論而世變可知矣譬德教除殘爲粱肉治疾申韓之緒論仁義之蠹賊也其後荀悅鍾繇申言之而曹孟德諸葛武侯劉先主決行之於上君子之道詘刑名之術進激於一時之詭隨而啓百年嚴酷之政亦烈矣哉司

馬溫公曰慢則糾之以猛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斯不易之常道是言也出於左氏疑非夫子之言也夫嚴猶可也未聞猛之可以無傷者相時而為寬猛則矯枉過正行之不利而傷物者多矣能審時而利用之者其唯聖人乎非激於俗而眦於好惡者之所得與也若夫不易之常道而豈若此哉寬之為失非民之害馭吏以寬而民之殘也乃甚漢之季世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者豈民之遽敢僭哉外戚奄人作威福以鉗天下而任貪人於郡邑使虔劉赤子而民日在縈霜積雪之下哀我憚人而何忍言猛乎嚴者治吏之經也寬者養民

之繂也並行不悖而非以時爲進退者也今欲矯衰世之寬縱之以猛瑣瑣之姻亞仳仳蔌蔌之寠人且日假威以殘其貧弱然而不激爲盜賊也不能猶且追咎之曰未嘗束民以猛也憔悴之餘摧折無幾矣故嚴以治吏寬以養民無擇於時而並行焉庶得之矣而猶未也以漢季言之外戚奄人之族黨肆行無憚是信刑罰之所不赦也乃誅殛以快一時之衆志陽球用之矣范滂張儉嘗用之矣卒以激乎大亂而不可止然則德教不興而刑罰過峻卽以施之殃民病國之姦而勢且中潰寔乃曰德教除殘猶以粱肉治疾豈知道者之言乎上之自爲正也無德其導民

也無教寬則國敝而禍緩猛則國競而禍急言治者不反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氣中於百年申韓與王道爭衡而尤勝鄙哉寔也其以戕賊天下無窮矣且夫治病者而恃藥石爲壯而有餘偶中乎外邪者言也然且中病而止必資粱肉以繼其後若夫衰老羸弱而病在府藏者禁其粱肉而攻以藥石未有不死者也當世之季葉元氣已滲洩而無幾是衰老羸弱之比也而寔倘欲操砭石擣五毒以攻其標病乎智如孟德賢如武侯而此之不審夭其欲以此時刈子遺之餘民乎夫崔寔者殆百草欲衰而鵜鴂爲之先鳴乎

與李光弼御光寵之金馬而羌人畏服爲將者能不受賊餌以受挫於賊者鮮矣豈特中國之盜賊哉敵國之相攻强夷之相偪而未嘗不餌以啗邊將或以孤軍懸處危地而幸圖自安朝廷誇其堅悍有制寇之勞乃不知香火之誓儳間之往還日相酬酢而人莫之覺也其事甚祕其文飾甚密迨其後知受其餌欲求自拔而莫之能免夫爲將者類非深講自好獨行之士其能如光弼之卓立以建大功者無幾也而朝廷何以制之哉中樞不受賄以論功司農不後時以吝饟天子不吝賞以酬勞庶有瘳乎唐高祖不與突厥通則師不可與石敬瑭不與契丹爲緣則反不能

迷則不辭者竊國而貪盜賊夷狄之苞苴爲武人相傳之衣盜能無敗亡乎

子曰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 謂夫疑可與言而固不可者也故其咎也失言而已未足以裁及其身若夫虎方咥而持其爪蛇方螫而禁其齒非至愚者不爲然而崔琦獻箴干梁冀之怒乃曰將軍欲使馬鹿易形乎其自貽死也更誰咎哉夫冀仰不知有天上不知有君旁不知有四海之人內不知有己弑君專殺鳶肩虎視而亡賴是可箴也是虎可持之無咥蛇可禁之無螫也琦果有忠憤之心欲揚於庭而與之俱碎漢廷猶有人焉而以責備賢者之微詞

施之狂狡何為者也冀之為冀如此而已矣藉其為不於與則挾琦而進之與温言而勸使忠亡琦且為楊雄劉歆身全而陷惡益深矣故若冀直者弗能誅之望望然而去之可爾以身殉言而無益於救且不足以為忠直也則訓之至愚也奚辭

桓帝之誅梁冀也一具瑗制之而如擒鼠於甕冀亡賴子耳誅之也其易如此然而舉國無人帝不得已就唐衡而問中人李固杜喬死君孤立於上以聽狂童之驕橫若胡廣之儔固不足道乃舉國而無深識定力之士亦至此哉嗚呼劉瑾之誅也非張永不能魏忠賢之誅也發其惡者

一國子生而已豈盡其威劫之乎懸利以熏士大夫之心而如霜原之艸藉藉佗佗而無生氣國不亡也何恃哉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乘高墉以射隼而無不獲誠篤其忠貞乎奚待單超等之鋤奸而後揚王庭以呼號也能勿媿焉否也

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魏桓徵而不至非忘世也知亂之未訖也桓之言曰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此知本之論也梁冀之橫也人知病冀而已矣冀誅而天下遂若沈疴之去體黃瓊爲太尉陳蕃爲尙書令范滂按察冀州無知名慝一新政嗚呼

冀之生死爲足繫漢之存亡哉冀之誅殆猶瘡之得汗而解也伏邪在桓帝之膏肓而內豎之以鴆而攻砒也天下孰能知者瓊與蕃且不知而況當世之望影以對語者乎以桓帝爲君而漢無可復爲之理勢其本撓其末乍正而傾愈疾故權姦之亟非必國之福也況乎帝之誅冀爲鄧香之妻報其登屋之怒而非以其貪濁枉殺之凶於而國哉然則陳蕃之薦五處士爲不知時而妄動乎曰此未可以責蕃也蕃既立乎其位矣苟可以爲焉則庶幾於一當納正人於君側君其有悛心乎亦臣子不容已之情也然而固不能也故五子者變道以全身斯可尚也

亂政不一至於賣宮而未有不亡者也國紀盡民之生理亦盡也古之天子雖極尊也而與公侯卿大夫士受秩於天者均故車服禮秩有所增加而無所殊異天子之獨備者大裘玉輅八佾宮縣而已其餘且下而與大夫士同昭其為一體也故貴士大夫以自貴尊士大夫以自尊統士大夫而上有同於天子重天之秩而國紀以昭秦漢以下卿士大夫車服禮秩絕於天子矣而猶不使之絕也舉之以行進之以言敘之以功時復有束帛安車之徵訪之以道上下有其大辨君子小人有其大閑以為居此位者非其人而不可覬抑且使天下儌幸之徒望崖而返卿大夫

士且有巍然不可扳躋之等臨其上以為天子者其峻如天而莫之敢陵貢官之令行則富者探囊而得貧者稱貸以償旦市井而夕廟堂然則天子者亦何不可以意計營求於天而倖獲之也而立國之紀埽地而無餘古之詔祿下逮於府史胥徒而皆浹日以代耕民耕以養吏而上制之上斂民以養吏而民不怨吏知己之養一出於民而不敢復漁獵於民且士雖其不謀利而貧也是以貴而既得所養矣抑謀其喪祭冠昏之資而士以安故以天子而養士不以士養天子天子制民之財以養士而士不求養於民殺之揭僉衆以奉一人之欲非其義也且非徒邀其榮

也失之於天子而得之於民賈道行而希三倍之利上弗能禁焉且貪人之取償於倍利者禁之殺之而終不厭縱千百賈於郡邑以取償於貧弱民之生理不盡者亡有也國無紀民無生黠者踰垣而冀非望弱者泣隅而幸災禍故曰國未有不亡者也禍始於桓靈毒潰於獻帝日甚日滋求如前漢之末王莽篡而人思漢不可復得矣石虎高洋之國貧而用汰不屑也唐僖宗之猥賤宋徽宗之驕奢皇甫鎛裴垍之牟利禁京賈似道之亂法不屑也孰其繼桓靈而自亡者也

中人監軍自馮緄之請始也夫緄亦惡知蟻穴之決而氾

濫迄於千誠乎紹之請也以將帥出師宦官多陷以折耗
軍資而誣抵乎罪使與焉則以箝其口而無辭以相傾然
未幾而紹竟以軍還盜復起免官則其爲此也何救於禍
而徒決裂防閑使內豎操閫外之權魚朝恩童貫盧受張
彝憲小以敗而大以亡紹之貽害烈矣哉漢至此已無可
爲矣無往而非宦官之挾持也南北軍之難其頤指所僅
存者疆場之軍政皇甫規張奐幾伸幾詘於宦官之手而
猶自行其樵犒於師中紹更引而受之以利器蹇碩之爲
八校尉魁也孰嘗其肯綮而取必於人主以威中外循故
事以行之而迫然矣夫漢事不可爲矣竭其忠貞繼之以

死亦何懼於謗譖不然引身而退耳防之愈密縱之愈甚業已假監軍之權而生死成敗且唯其意旨他日者忠臣元老欲去之而不得緄胡弗思而懼禍之情長以倒行至是乎推禍原而定罪首緄不得辭矣

漢之末造必亡之勢也而兵彊天下張奐皇甫規段熲皆奮起自命為虎臣北虜西羌斬馘至百萬級窮山搜谷殄滅幾無遺種彊莫尚矣乃以習於戰而人有憤盈之志不數十年矢石交集於中原其幾先動於此乎桓靈之世士大夫而欲有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行

爲唯雖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芟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揜人情以歸往闇主權閹抑資之以安君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於重辟於是天下知唯此爲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人夫衆習之凡民亦競尚之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極以弱喪而漢以彊亡夫羌虜之於漢末其害已淺矣驅之迫之殲而殺之而生類幾絕非以紓邊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於不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長樂殺之氣無虜可殺而自相爲殺自相殺則自相敝矣自相敝則僅存之醜類徐起而乘之故垂

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高踞卓立之中夏趨於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漢末之彊彊之婁尾而始一快焉者論世者之所深悲也

仇香不致陳元不孝之罰感而化之香葢知元之可化而不驟加之罰也非盡人之不孝者皆可以化元之道化之也天下有道生養遂風俗醇無不順之子弟非其惻隱之性篤而羞惡之心不可泯也人率其子弟之常而己獨逆焉則無以自容於鄉閭乃天下而無道矣羞惡之心不泯以亡者不數數矣仇香曰吾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元不孝而於此奚取焉取其欲自錚錚於鄉閭

而羞惡之心有存焉者也夫孝者人之性也仁之所繇發
也舍其不忍之眞而求之於羞惡亦已末矣雖然苟其有
羞惡之心則戢其狂愚徐俟天良之復而惻隱亦旋以生
情四支瞻妻子侵以自媮於是而生人之氣乃絕故易曰
小人不恥不仁仁不仁苟恥不恥之能辨存亡者哉苶然
而甘於猥賤憒然而生其悍戾不見不仁之可恥而後天
性終迷以不復故人之無良莫甚於有胸無心而不自攝
者也而後教化之道窮仇香知此矣以其無惰心也知其
有恥以其有恆度也知其不迷急取其羞惡之心而重用
之以徐俟惻隱之生焉故元終以孝聞雖有聖人不能如

無恥心者何也弑父與君皆介然蹶起忘亂賊之名爲可恐者也惰四支曬妻子勢窮而逆施故先王之德教非不如香而設不孝之誅無如此無恥者何也殺之而已矣巨姦之蠹國殃民而自伏其法不足以爲大快於國之存亡無當也左悺自殺具瑗貶侯覽黜非桓帝之能誅之非楊秉之能取必於桓帝而誅之罪已踰涯自滅焉耳矣三凶去而宦官之勢益張黨錮之獄且起曾何救於漢之危亡哉外戚滅宦官與大臣無事焉天子欲行其意以誅僭偪而大臣不與宦官除君側之姦事已顯著而後遹其罪以請誅未有傾心而聽者故曰人不足與適也唯大人爲

能格君心之非能之者有以能之者也無堅識定力爲天子除慝則雖日陳堯舜之道而固視之如夢囈漢之大臣道不足而與宦豎爭存亡亦晚矣快一時之人情去三凶而若拔牛之一毛不救其亡固矣

桓靈之世君道澌滅而臣之諫之也亟探本以立論者唯荀爽乎當其時荼毒生民而椓杙正氣者無如宦官之甚乃宦官之於人主亦何親而過信之且其聲音笑貌之無可悅者夫人而知厭惡之矣而人主暱之若乳子之依母也何故非蠱妻哲婦之居閒則宦官之不敵士大夫久矣內寵盛而後宦官與密邇於宮闈而相倚以重溺君於晏

寖而視聽以衰付詔令刑賞之權於宦官而牀第之歡始得晏閒於娛樂非然則聲音采色肥甘輕煖人主自可給其欲而何藉此嚬笑可憎之刑人爲邪爽之對策直斥而切言之女謁遠奄權自失矣故曰探本立論也

黨錮諸賢或曰忠以忘身大節也或曰激以召禍畸行也言畸行者獎容容之福以墮士氣言大節者較爲長矣而猶非定論也人臣捐身以事主苟有裨於社稷死之無可辟矣闇主不肅讒臣交搆無所裨於社稷而捐身以犯難亦自靖之忱也雖然太上者直糾君心之非而拂之以正其次視大權之所倒持巨姦之爲禍本而不與之俱生猶

忠臣之效也然一姦去而一姦興蒖之勝擊也若夫瑣瑣之小人憑藉權姦而售其惡者不勝誅也不足誅也君志移權姦去則屏息以潛伏而蕭條頹匿亦惡用多殺以傷和哉然其流毒於天下取惡於士大夫則瑣瑣者易激人怒而使不平賢者知之則以爲不勝誅不足誅者也乃諸賢之無所擇而怒無所恤而過用其刑殺但與此曹爭勝負不已細乎李膺杜密天子之大臣也匡君之邪而不伍其節也膺嘗輸作左校矣非以擊大姦而刑所擊者一無賴之羊元羣而已既已詘於時而被罔則悔向之攻末而忘本以爭皇極之安傾夫豈無道焉所與伉直之流搏殺

以快斯須者一野王令張翊耳富賈張汎耳小黃門趙津耳下邳令徐宣耳妄人張成耳是何足預社稷之安危而憤盈以興黨殺者邪侯覽也張讓也蟠踞於桓帝之肘腋而無能一言相及也殺人者死而誅及全家大辟有時而隨案即殺赦自上頒而殺人赦後若此之爲倒授巨姦以反噬之名而卒莫能以片語隻詞揚王庭以祛禍本然則諸君子與姦人爭興廢而非爲君與社稷捐軀命以爭存亡乎擊姦之力弱而一鼓之氣易衰其不敵凶慝而身與國俱斃無他舍本攻末而細已甚也直擊嚴嵩而椒山之死以正專劾魏閹而應山之死以光黨錮諸賢其不得與

二君子焉無他岑晊張儉之流有以累之也與

靈帝

桓帝淫於色而繼嗣不立漢之大事孰有切於此者竇武任社稷之重陳蕃以番番元老佐之而不謀及此桓帝崩大位未定乃就劉儵而問宗室之賢者何其晚也況天位之重元后之德豈區區一劉儵寡昧之識片言可決耶持建置天子之大權唯其意以爲取舍得則爲霍光失則爲梁冀矣武以光之不學冀之不軌者爲道社稷幾何而不危欲自免於赤族之禍詎將能乎哉武也一城門校尉也非受託孤之命如霍光之於武也所憑藉以唯意而立君

者太后耳宮闈外戚之禍梁氏之覆車不遠宦官安得不挾以為名哉夫武也旣不能及桓帝之時諫帝以立儲之大義抑不於帝崩之後集廷臣於朝堂辨昭穆別親疏序長幼辯賢否以與大臣公聽上天之命倏以為賢而賢之武謂可立而立之天子之尊若其分田圃以授亞旅而使治則立之唯已廢之唯亡朱瑀恐得不大呼曰武將廢帝為大逆而靈帝能弗信哉漢之亡也亡於豎君而豎君者先族武不丞死吾不保其終也獲誅奄之名以使天下冤之猶武之幸也夫

忠直有識之言亦無難聽也庸主其臣不能聽毁而家亡

而國也誰其哀之竇武以椒房之親任立君之事踵梁冀
之所爲雖心行之無邪與梁冀異而所爲者亦與冀奚別
録定策功封開喜侯靈帝亦按冀之故事而以施之武盧
植說之曰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辭
大賞以全身名斯亦皎然如白日之光昆嶽皆喻於昏旦
而武不能用悲夫其自取覆亡也夫欲秉國均匡社稷誅
宦豎肅官常也豈不族而不足以立功卽肅臣之私利計
之榮其身澤其子孫抑豈今日不族而終掩抑其大勳貽
子孫以貧賤哉則盧植之說引而上之可以躋善世不伐
之龍德推而下之亦計功謀利者之勿迫求於一旦而致

傾仆之善術也而武不能且欲引陳蕃以受無名之賞蕃固知其不可受也惜乎不知武之不足與其爲社稷之臣也

竇武陳蕃殺而漢之亡必不可支矣陳蕃老矣而誅權豎安社稷扶進君子之心不爲少衰惜乎不知擇而託於竇氏也然則竇武其非賢乎曰武非必不賢而所爲者抑賢者之道雖然武卽賢而固不可託且吾不能保武之以賢終也故重爲蕃惜也武之可信爲賢者以其欲抑宦寺以奬王室且引李膺杜密尹勳劉瑜而登進之然此豈可決其必賢哉單超之殺梁冀也尋黃瓊矣用陳蕃矣徵徐穉

羨眩袁閎李膺韋著矣天下固嘗想望其風采而屬望以
澄清然則有所誅逐有所登進豁時獘以服人姦人用之
俄頃而固不可信蕃已老竇武方內倚太后外受定策之
賞而蕃又惡能保其終乎漢之將亡也天子之廢立操於
宦豎外戚宦寺迭相爭勝孫程廢而梁氏興梁冀誅而單
超起漢安得有天子哉而蕃所託者猶然外戚也則授宦
者以梁冀復起之名既無以正天誅而服受戮者之心且
天下亦疑外戚宦寺之互相起滅而不適有正故張奐亦
為王甫曹節所惑欲自祓濯而終不免藉之託武非所託
也明甚然且以老成之識昧焉而不察者時之所趨舍是

而無能爲也嗚呼以三族之膏血爭賢姦之興廢社稷之存亡者豈易言哉不幸而無如砥之周道牽絲之以行志則亦埋怨於江潭山谷之間齎恨以沒焉耳毫釐之辨不審而事以大潰賢人君子駢首以死社稷旋踵而傾若以膏沃火欲滅之而益增其燄赫之志可哀而其所爲亦左矣是以君子重惜之也

夫人情亦惟其不相欺耳苟其相欺無往而不欺法之密也尤欺之所藉也漢靈之世以州郡相黨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之禁選用艱難而州郡之貪暴益無所忌司馬溫公述叔向之言國將亡必多制

若夫關國之始立密法以防欺未創亡焉而天下之害檢矣今之為制非教官及倉巡驛遞不親民者皆有同省之禁此漢蠻之遺法也司馬溫公曰適足為笑誠然有可笑者名為一省而相去千里者多矣名為異省而雞犬相聞者多矣同省而聲聞不接異省而婚媾相連豈天限地絕一分省而遂不相及哉此適足為笑者也或為婚姻或相對治情相狎過相匿所必慮也而又奚必婚姻對治之相臨乎展轉以請託更相匿而互相報夫豈無私語密緘之足任已非婚姻已非對治矣藉手以告曰吾無私也而交通請屬之無所憚此又適足為笑者也夫防之嚴而適以

長欺旣良然矣若夫捐禁而鄉郡可守尤有利焉自賢者而言之南北之殊風澤國土國之殊壤民異利士異教遂相治而見爲利者或害敎以正者或偏窘士之宜以益民視習之趨以正士則利果利而敎果敎矣自不肖者而言之酷以墨者之無忌也突爲其寇讐而翩然拚飛於千里之外無能如何也卽罷斥以歸休而身得安子孫得免無餘慮矣居其土與其人俱當官則吏也歸里則鄉曲也刑罰科斂之加非以其正而鄉人可報之於數十年之後則惴惴焉一夫勝予不肖之情戢焉害亦有所懲矣夫王者合天下以爲一家揭猜疑以求民之莫而行士之志法愈

疏闊愈正不可欺者一王之法天理之公人心之良也而恃區區之禁制也乎三代之隆也士各仕於其國而民益親亡漢之稗政柰之何其效之

嗚呼世愈移而士趨日異亦惡知其所歸哉靈帝好文學之士能爲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樂松等以顯而蔡邕露章謂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弈甚賤之也自隋煬帝以迄於宋千年而以此取士貴重崇高若天下之賢者無踰於文賦之一途漢所賤而隋唐宋所貴士不得不貴焉世之趨而日下亦至此乎夫文賦亦非必爲道之所賤也其源始於楚騷忠愛積而悱惻生以搖蕩性情而伸其隱志君子

所樂尙焉流及於司馬相如揚雄而諷諫亦行乎其間六代之衰操觚者始取靑妃白𠈌宮換羽而爲不實之華然而雅鄭相雜其不詭於貞者亦不絕於世夫蔡邕者亦嘗從事矣而序之爲儷俳將無過乎要而論之樂而不淫誹而不傷麗而不蕩則涵泳性情而蕩滌志氣者成德成材以後滿於中而鬯於外者之所爲而以之取士於始進導幼學以浮華內遺德行外略經術則以導天下之淫而有餘故豈可自爲也而不樂松等之輒爲之且以戒靈帝之以拔人才於不次也繇是言之士趨亦何嘗有異哉上之用之也別耳於是而王安石之經義雖亦末耳而不傷其

本無幾乎華實兼茂之道也元祐革新法而竝此革之過矣若王鏊錢福之淺陋陶望齡湯賓尹之卑陋則末流波靡而非作者之源也經義者非徒干祿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極道者也文賦者非幼學之習也志正學充傷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而志士崇業以畢心亦可於此而審所從矣

論爲子爲臣之變至於趙苞而無可言矣何也若苞者無可爲計雖君子亦不能爲之計也無往而非通天之罪矣以苞之死戰爲能死於官守苞與手刃其親者均也爲此論者無人之心以苞當求所以生母之方不得已而降於

鮮卑分符爲天子守邑而北面臣虜終身陷焉亦不可謂有人之心也故至於苞而求不喪其心之道窮矣此誰使之然哉苞自處於窮以必喪其心故曰無往而非逆天之罪也爲人子者豈以口腹事親乎抑豈敢以己之榮施及其母爲愉快乎故子曰老者安之求所以安之之方雖勞不辭雖死不輟而況於苞之安其母者甚易乎苞東武城人也所守則遼西也母所居者中國之樂土苞所守者鮮卑憑陵蹂踐之郊也胡爲乎而到官而即迎母以居柳城之絕塞哉苞於此已不復有人之心矣以口腹與禽蟲之愛也以榮寵與市井之得金錢而借親以侈華美者之情

也翦寇在肘腋之閒孤城處斗絕之地奉衰老婦人以激卒於鋒鏑之下苞之罪通於天奚待破賊以致母死之日邪故曰正其本萬事理一念之不若而成乎昏昧母子併命於危城苞雖死其可以逭中心之刑辟哉或者其愚也則君子弗獲已而姑爲之計當鞠賊出母示苞之日自悔其迎母之咎早伏劒以死委戰守之事於僚吏母之存亡城之安危不計也則猶可無餘惡也雖然晚矣苞死而母必不可得生城必不可得存也

蔡邕意氣之士也始而以危言召禍終而以黨賊逢誅皆意氣之爲也何言之曰合刑賞之大權於一人者天子也

兼進賢退不肖之道以密贊於坐論者大臣也而羣工異是姦人之在君側弗容不擊矣擊之而吾言用姦人退賢者之道自伸焉吾言不用姦人且反噬於我我躬不閱而無容以累君子使猶安焉其猶有人乎君側也君子用而不任弗容不爲白其忠矣白之而吾言用君子進姦人之勢且沮焉吾言不用姦人不得以奪此與彼之名加之於我而猶有所憚焉豈若疾夫張顥偉璋趙玹蓋升之爲國蠹也則專其力以擊之可耳若以郭禧橋元劉寵之忠而勸之以延訪也則抑述其德以贊君之敬禮已耳而一章之中抑彼伸此若將取在廷之多士而惟其所更張者爲

國謀邪爲君子謀邪則抑其一往之意氣以排異己而伸
交好者之言耳庸有聽之者哉漢之末造士論操命討之
權口筆司榮枯之令汝南甘陵太學之風波一起而成乎
大亂非姦人之陷之實有以自致焉同於我者爲懿親異
於我者爲仇讎唯意所持衡而氣爲之凌轢則邕他日者
幸兼卑之殺奄人而忘其專橫亦此意氣爲之矣橋元劉
混之不爲邕所累幸也而君子以相形而永廢朝廷以偏
駁而一空漢亦惡得不亡哉

鮮卑持趙苞之母以脅苞苞不顧而戰以殺其母無人之
心也賊劫橋元之幼子登樓求貨元促令攻賊以殺其子

亦無人之心也母之與子若是其均重乎非也使苞之子爲鮮卑所持以脅苞苞不顧而擊鮮卑則忠臣之效矣不以私愛忘君父之託也而苞則其母也賊所脅元以求者貨耳貨與子孰親而吝貨以殺其子乎或曰元非以貨也賊劫質以脅人法之所不可容也夫一區區登樓之賊殺之不足爲國安縱之不足爲國危法者司隸河南尹之法非元之法也而元何怙法以忘其天性之恩邪史氏之言曰元上言凡有劫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財貨由是劫質遂絕史之誣也樂道之以爲溢美之言以覆元絕恩之咎也友兄恭弟慈父順妻苟有劫其親以求貨者法雖立

孰忍恝置之而不恤雖嚴刑禁之而必不從則謂劫質永絕者非果有之爲誣而已矣允橋元之操藉其爲逆也也又奚不可也哉

封建廢而權下移天子之下至於庶人無堂陛之差也於是乎庶人可凌躐乎天子而盜賊起嬴政之暴王莽之逆盜始橫焉然未嘗敢與久安長治之天子抗也至漢之季公孫舉張嬰許生始稱兵僭號而無所僤藉以成乎張角之亂盜賊輒起於承平之代者數千年而不息秦之盜曰悲六國之亡莽之盜曰思漢室之舊盜者必有託也然後可假爲之名以聳天下而翕然以從至於角而無所託矣

宦寺之毒郡縣之虐未可以爲名也於是而詭託之於道爾曰吾之道黃帝老子之道也乃至韓山童徐壽輝曰吾之道瞿曇之道也微乎二氏之支流亦未足以惑天下而趨之若流甚哉二氏之殃民亦豈其初念哉而下流必至於此故孟子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豈過計哉雖然二氏之邪淫而終以亂也非徒二氏倡之也爲儒者之言先之以狂惑而二氏之徒效之也君子之言人倫物理也則人倫物理而已矣二氏之言虛無寂滅也則虛無寂滅而已矣無所爲禨祥瑞應劫運往來之說也何休鄭元之治經術京房襄楷郎顗張衡之論治道始以鬼魅妖孽之影響亂

六籍而上勸天子下鼓學士曰此聖人之本天以治人也於是二氏之徒歆其利而後曰吾師老子亦言之矣吾師釋迦亦言之矣羣然興爲怪誕之諸以誘人之信從而後盜賊藉之以起儒者倡之二氏和之妖人挾之罪魁戎首將誰歸哉齊桓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盜賊挾聖人以惑百姓天子之權下移於庶人所挾者亦移焉而盜賊氾濫乎數千年而不息禍亦烈矣端本之治治佛老而猶非本也儒而言災祥言運會妖之始也三代之聖人殺而勿赦者而後之君子從而尊之以加一倍之小術測興亡使與通書正蒙相雜以立教闢邪者容勿辯乎

用兵之道服而舍之自三代之王者以迄五霸皆以此而綏天下唯其為友邦也王者以理相治霸者以威相制理伸威勝而志得滅之不義居之不仁舍其服而天下自不敢復競封建圯以庶人而稱兵抗天子豈此謂哉朱儁曰秦項之際民無定主賞附以勸來者此後世之權術不可與三代並論故以曹操之猜而關羽之降非其誠款操猶聽其來去而不加害或者乃欲於盜賊敗困之餘乞降而受之其不然審矣敗而誅之不可勝誅而姑予以生使知懼而感我之不殺或猶知悔也且非可施於渠帥者也殲其魁赦其餘黨自我貸之固不可予以降之名也予以降

之名抑將授以降之賞猶然尊高於衆人之上而人胡不盜以黃巾之徧天下也不數年而定漢雖亡不亡於黃巾之手則朱儁之所持者定矣不可以三代之法處秦項之際況可以處逆民之弄兵以抗國而毒民者乎庸臣懦將釀無窮之禍有識者勿爲所亂也

孫堅之欲誅董卓也張廷珪之欲殺安祿山也論者惜其不果而終以長亂張讓等爲蠹賊於中李林甫楊國忠相繼朘削於國微卓而漢必亡微祿山而唐必亂夫豈二豎之果足以移天而沸海乎何進不召卓而卓何逞元宗不寵祿山而祿山何藉逆未著而以疑殺人且不勝其殺矣

是故從事之論懲其末而弗戒其本智者所弗尙也先主勸曹操殺呂布而爲操勁敵者先主也孫堅之沉鷙而懷遠圖夫豈出卓下哉張溫弗假以威福而使卓相制非無意討爲不幸而卓惡成未可以咎溫之不豫矣

漢之將亡有可爲社稷臣者乎朱儁盧植王允未足以當之唯傅燮乎討黃巾而有功趙忠欲致之而予以侯封燮不受也當其時有軍功而拒宦寺非直賞不及焉還以受罪故盧植辱於檻車王允幾於論死皇甫嵩奪其印綬燮拒忠而忠弗能挫憚其名而弗敢害燮之德威讋權奄而制之也大矣燮之拒忠也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

守正而不能安命而不爲已甚之辭坦夷以任天而但述其在己自以雅量沖懷適然於龍蛇之交而小人莫能窺其際其在漢陽也曰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方且自遜以引身之不早而不待引亢爽之氣以自激其必死之心夫如是豈小人之所可屈又豈小人之所可傷哉若變者託以六尺之孤正色從容而鎮危亂植也備也允也智勇形而中藏淺固不足以測變之涯量矣故知變非徒節義之士也允矣其可爲社稷之臣矣

王芬欲乘靈帝北巡以兵誅諸常侍廢帝立合肥侯使其

成也亦董卓也天下且亟起而誅之其亡且速於董卓卓擁彊兵專征討有何進之召爲內主廢辨立協在大位未定之初協慧而欲立之者又靈帝之志也然且不旋踵而關東興問罪之師矣芬以斗筲文吏猝起一旦劫二十二年安位之天子廢之而立疏族力弱於卓名逆於卓人之問罪也豈徒如卓而已乎況其輕躁狂動而必不能成也乎曹操料其敗以止其廢立之妄非其智之過人也皎然是非禍福之殊遂有心有目無不能辨也夫芬之狂何以迷而不覺也哉陳蕃之子逸從臾之而襄楷以其術慫之也故有積憤者不可與圖萬全之術挾技術者不可與謀

休咎之常陳逸有不戴天之恨身與俱碎而不恤閔其志可也而不可從也若襄楷者昂首窺天而生覬覦君子之遠之也夙矣此擇交定謀者之不可不知也

何進輔政而引袁隗同錄尚書事隗之望重矣位尊矣權盛矣紹及術與進同謀誅宦官而隗不能任進召董卓曹操陳琳鄭泰盧植皆知必亂而隗不能止董卓廢立陳留以議示隗而隗報如議猶然尸位而為大臣廉恥之心蕩然矣然且終死於卓之手而滅其家故夫有恥者非以智也而智莫智於知恥知恥而後知有己知有己而後知物之輕知物之輕而後知人之不可與居而事之不可

以不斷故利有所不專位有所不受功有所不分禍有所不避不知恥而避禍是夜行見水而謂之石不濡其足不止也以疲老孱弱之情內不能知子弟之桀驁外不知姦賊之雄猜自倚族望之隆優游而圖免而可謂有生人之氣乎東漢之有袁氏與有楊氏也皆德望之巨室世爲公輔而隗與彪終以貪位而捐其恥心叔孫豹曰世祿也非不朽也信夫不朽有三唯有恥者能之隗與彪其朽久矣輕重之勢若不可返返之幾正在是也而人弗能知也宦寺之禍彌延於東漢至於靈帝而蔑以加矣黨人力抗之而死竇武欲誅之而死陽球力擊之而死後孰敢以身蹈

水火而始爲嘗試者然天下之盜蠭起指數之而挾以爲
名四海窮民受其子弟賓黨濫大官大邑以朘削無餘者
皆詛呪而望其速亡誅殺禁錮之子孫宗族不與其戴天
日而願與並命者日含憤以求一旦之報士大夫苟非其
黨不獲已而俯出其下者畜怨怒以俟天誅之期桀紂幽
厲以聖帝明王之冢裔正位爲天下君而卒至隕滅況此
無賴之刑人其能長此而無患乎故極重而必返夫人而
可與知也夫既夫人而可與知則一旦撲之如烈風吹將
盡之鐙甚速而易必矣陳琳曰此猶鼓洪鑪燎毛髮曹操
曰誅其元惡一獄吏足矣而何進若持方寸之刃以擬猛

虎其呼將助也不擇人其撓敗也無決志袁紹以豪傑自命爲進謀主且憂危展轉而無能爲計而遣鮑信募泰山之甲丁原舉孟津之火甚且召董卓以犯宮闕進之心膽失據而紹無能輔也曹操笑而袁紹憂其智計之優劣於斯見矣所以然者進以外戚攻宦官人懲竇氏之禍無爲傾心一也進之所恃者何后舉動待后而後敢行以婦人而敵宦官智計不及而多爲之蠱二也袁隗身爲大臣而疲庸尸位無能以社稷自任三也鄭泰盧植初起於田閒任淺望輕弗能爲益楊彪黃琬無以大殊於袁隗四也袁紹兄弟包藏禍心乘時搆亂而無戮力王室之誠五也皆

操識之明持之定而志懷叵測聽王室之亂居靜以待動覦何進之迷而但以一笑當之六也皇甫嵩蓋勳顧名義而不欲狂逞進躁迫而不倚以為腹心七也具此七敗之形勢以誅宦者而固非其所堪雖欲禍之不中於宗社其將能乎夫內懷奪柄之心外無正人之助若何進者不足論已已往之覆轍為將來鑒凡皇天之所弗予志士仁人之所弗予天下之民受制於威受餌於利人心所不戴以為尊親而苛暴淫虐日削月靡孤人子寡人妻積以歲月而淫逞不收若此者其滅其亡皆旦夕之閒河決魚爛而不勞餘力智者靜以俟天勇者決以自任勿為張皇迫遽

而驚爲回天轉日之難也存乎其入而已矣彼曹操者固
□嘗晏坐而笑之矣況其秉道以匡夫不爲操者乎□□
□□□□□□□□□□□□□□□□□□□□□
史紀董卓之辟蔡邕邕稱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邕懼
而應命此殆惜邕之才爲之辭以文其過非果然也卓之
始執國柄亟於名而借賢者以動天下蓋汲汲焉除公卿
子弟爲郎以代宦官弔祭陳竇復黨人爵位徵申屠蟠推
進黃琬楊彪荀爽爲三公分任韓馥劉岱孔伷張邈爲州
郡力返桓靈宦豎之政竊譽以動天下蔡邕首被徵豈其
禮辭不就而遽欲族之哉故以知卓之未必有此言也且

使卑而言此矣亦其粗獷不擇一時奮發之詞而亦何足
惜哉申屠蟠不至是然而以壽終矣袁紹橫刀揖出挂節
上東門而弗能迫殺之矣盧植力沮宏農王之廢而止於
免官迫然以去矣鄭泰沮用兵之議巽辭而解矣朱儁黃
琬不欲遷都而皆全身以退矣邕以疾辭未至如數子之
決裂而何爲其族邪狂夫之言一怒而無餘卓之暴市井
亡賴之譎言也而何足懼邪邕之始爲議郎也程璜之毒
陽球之酷可以指顧殺人而邕不懼累及叔質幾同駢首
以死而不懼何其壯也至是而餒矣亡命江海者十二年
固與人志士義命自居之安土也宦官之怨憤積而快志

於一朝髡鉗之危辱深而圖安於晚歲非懼禍也誠以卑能矯宦官之惡而庶幾於知己也於是而其氣餒矣以身殉卑貽玷千古氣一餒而即於死亡復誰與恤其當年之壯志哉君子之立身期於潔己其出而事君也期於靖國恩怨去就非有定也禍在宮闈則宮闈吾所亟違也禍在閹宦則閹宦吾所亟違也禍在權姦則權姦吾所亟違也推而至於僭竊之盜賊擾奪之戎狄皆冰炭之乍投而沸薰猶之逆風而辨也所疾惡者在此而又在彼矣氣運移而貞邪忽易違之於此而即之於彼是逃虎而抱蛇舍砒而含鴆也能終始數易而不染者其唯執志如一而大明

於義之無方者乎而邕不能也始終之怨毒宣暨而已此外而篡弑之巨慝不辨矣非不辨也己私未忘而寵導之情移於衰老也則一往之勁直爲足以定人之生平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介於石貞之至也不終日見幾而無執一之從違乃以保其貞也邕勿論矣欲養浩然之氣日新其義而研之以幾其何以邕爲戒乎

申屠蟠徵而不至論者謂之知幾幾者事之徵吉凶之先見者也漢之亡天下之亂董卓之不可與一日居有目者皆見有耳者皆聞自非蔡邕之衰老惛迷孰不知者而何謂之幾邪乃若蟠之不可及也則持志定而安土之仁不

失也卓之徵名賢也蔡邕畏之矣荀爽畏之矣人勸蟠以行蟠笑而不荅人不可與語也志不自內也夷然坦然而險阻消蟠豈中無主而能然哉故知其志定而安士之仁不失也士苟貞志砥行以自尙於物無衒焉於物無侮焉則虎狼失其暴蝮蛇失其毒天下之穰穰而計禍福者皆足付一笑而已故莊子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熱豈有神變不測者存乎貧而安犯而不校子孫不累其心避就不容其巧當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嘗試與謀文章譽望聽之後世而不亟於自旌其止如山其涵如水通古今參萬變以自純則物所不得而辱

矣此安士之仁所謂即體以爲用者也蟠然幾矣何以知之以其笑而不荅知之也而淺人猶謂之曰知幾者豈與敢其僅謂之不知幾也與

讀通鑑論卷八終